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八九回 呆子說謊巧中奸謀 美女多情暗探壯士

話說褚彪正要回祝三公的話，忽然廳屋地下「沙啦啦」的一聲，周信忽然不見。再一細看，原來祝家這廳屋當先圮的時很為講究，他羅底磚下都是空的。周信這人本來硬功已到了極頂，祝三公所以勝得他們的，卻沾的是硬軟兼全的光，此時周信被捆在地下，委實是萬分不耐煩，再聽見褚彪這樣，覺得臭肉同味，一副臉被他削盡了。心裡就這一恨，那睡在地下的半邊身子，微微著了一些的力，那知他身下的羅底磚，恰巧一個人印，如齏粉一般，泥也撒下去了。周信也跟了泥一直滾到羅底下了。祝三公一看，曉得這人的硬功是不弱，便從下首望一望，歎了一口氣。祝三公的意見，是因祝善、祝慈兩人的本領不好，所以就歎了這一口怨氣。祝三妹會錯了意，以為父親因他的姻緣，覺得這人的功夫可以配得，無如是個賊匪，推想他歎氣的緣故多分是這個道理。心中又想到：我看這三人的品貌秀美且俊，絕不是盜賊的蹊景，或者另有別故。我無論婚姻怎樣，倒要查一查呢。就此一人癡想。那莊漢已將周信從地裡拖出，可惜好好的一間廳屋，被他弄了一個窗洞。要在沒肚量的，格外作氣，當恨周信不過。那知祝三公究竟是有點道理的人，他不但動氣，反轉心下想道：我且看這黑炭的口供如何，若雖在小山頭落草，不犯大法，我便救他一救。無如褚彪這個混人，他偏偏那樣想法，不敢說出宋將，幾乎送了周家三位英雄的命。閒話休提。且言祝三公既要在褚彪嘴裡定周家弟兄的人品，一見周信由羅底下拖出，忙問褚彪道：「你快些從實招來，不准扯謊。」褚彪道：「小人姓褚，名彪，本是花花寨的寨主。人因我本領雖好，遇事都糊塗塗塗，便送我個綽號，叫做『小呆子』。我們這花花寨，本在小西天屬下，現今皇上著了天兵下來，要滅小西天。狄寨主因我一支鞭厲害得很，軟功好得很，他也不嫌我呆，特為請得來幫他打仗的。」祝三公聽說，便把眉頭皺了一皺，又問道：「這三人可是同你一處？」褚彪想道：要說不同我在一處，說他是宋營的，他必定要查問營將同賊匪合力追人，這個家怎樣合得起來的？那便有了破綻了，不若含糊些好。所好這些畜小伙，我們江南話他們聽不清。當下便說道：「老祖宗的明見，這些北畜叫做同在一處，不是一處，不是一處，又在一處罷了。」

祝三公一聽，暗道：原來都是小西天的賊匪。便向錢志道：「據這黑漢的說法，大約都是小西天的一班賊匪了。不知你們怎樣同他們碰著動起手來的呢？」錢志見問，暗想道：該應運會，恰巧小呆子這樣說法，將好代我圓謊。我便這樣這樣的回覆罷了。當下心下打算，祝老問過之後，他半息半息不回答。祝三妹暗看他目動神亂的那形像，兼之平時又曉得這八把苛拿本是一個千刁萬惡的小人，心中便有些疑惑他們兩人也不是一個正路貨。見他心中盤算老不開口，祝三妹便在旁邊發急道：「錢師兄，爹爹問你話，你那裡聽不見嗎？」錢志一聽，忙回道：「我聽見的，我聽見的。」當下向祝三公說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徒弟生來不過本領差誤一些，人品你老人家是曉得的。」說著又用手指著蓋世豪道：「這個朋友姓蓋，名世豪，也是玉山的一個大家。他的本領在徒弟看起來，也算是有一無二。他因小西天土匪鬧事，官兵打他不過，他便動了公怨，就約徒弟去打不平。恰巧遇著了這四個惡賊，真個厲害，一直追到這裡，還是不放。虧著遇著師父，這也算徒弟平時人品正大，菩薩保佑，該應五行有報了。」但是祝三公這人本領雖是厲害，心最忠厚，他生平又只收了錢志這一個徒弟，所以此時錢志滿口的鬼話以為都是實情。祝三妹在旁邊看出許多的破綻。

獨那褚彪縮在地下，聽錢志這樣的回話，曉得自家的話回舛了。他也不曉得怎樣叫做管前照後，便嚷起來道：「老祖宗，你不要聽他！他兩個才是小西天的的確確賊匪，不要被他蒙混。我們這四人都都是大宋營剿滅小西天的將官。」祝三分聽說，因他嚷嚷的，覺到不甚清楚，因反向錢志問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錢志道：「他說徒弟兩人不是打小西天的義民，實是打小西天大宋營裡的將官。我勸你老人家省點力氣，同這混人有甚說頭，請他早些回老家罷了。」此時祝三妹把褚彪的話卻聽得清清楚楚，心中疑惑不過，恰巧莊漢已來請去吃夜飯，祝三公曉得這幾人本領皆是不弱，就連著金鋼圈吩咐抬了鎖到倉庫裡面。莊漢才進了倉房，忽見裡面一個邋邋和尚坐在裡面打盹。莊漢大為詫異，拖也拖不動，喊也喊不醒，周仁四人心下已經明白。莊漢將四人攆下，便去報明祝三公。及至祝三公同了兒子、女兒並錢志一同走來，並不見有個什麼和尚。就此祝三公便將莊漢一頓怒罵。他真個把蓋世豪當做一個頂天立地的義士，請他坐了上座，陪著吃過晚飯，著祝善將他同錢志請在書房裡宿歇，又照會莊漢著他們把倉房門鎖緊了。見外面已經落雪，便歎道：「雪花六出，預兆年豐。我們只要長遠有碗大米飯捧著也就罷了。」說著自己也就歸房安寢不提。

單言祝三妹聽了褚彪前後的一番話，心中萬分疑惑，就猜著褚彪是個混人。將那三個少年仔細想來，委實人品出眾，絕不得墮入下流。到得晚飯桌上，就那燈火再將錢志、蓋世豪細細一看，的確一個是尖嘴縮腮、鬼頭鬼腦的活賊，一個是橫眉凶眼、囚頭囚腦的惡霸，心裡早有了定見。候了大眾安息過後，他拿了一支燭火，推開小窗，一躍身到了外面。不料大風大雪，一陣風吹熄了燈火。祝三妹低低罵了一聲晦氣，復行進房，取了火鑷煤頭，收在懷裡，拿了手燭，又到外面。心中想道：這時滿地的雪，不能大意留下腳跡來呢。就此便提一提勁，帶躡帶走的到了倉房門口。只見倉門反鎖了兩把鐵鎖，不得進裡，好生作急。忽然心生一計，一縱身上了倉屋。小一小身子，由透風架屋下直穿進裡，就同燕子一般輕輕落下。取出火鑷敲了火，將火燭點起。向下一看，只見那黑炭頭同豬子一樣的環在地下呼聲如雷。再朝那三人一看，一個個的都拗著頭向他望。他遂到周信面前先想同他攀談攀談，不料周信見他到來，面皮上怪發臊的，忙將頭低了向地。祝三妹也是得口實羞的，又要喊他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忽然旁邊一個少年低低的問道：「請教女英雄深夜到此有何見諭？」

看官，你道這招呼祝三妹的究竟是哪一個？卻就是周仁。因何周信看見祝三妹突然害羞，周仁看見祝三妹就招呼他說話呢？只因莊漢進了倉房，見那邋邋和尚，忙將四人攆下便去告知祝老。這個當子，濟公便向周信叫了個喜，哈哈的笑著，說了四句道：「萬里婚姻一線牽，三更來見面。好將真實說在那人前，便成就這段姻緣。」

濟公說罷，突然不見。及至祝三公親來看過並沒什麼打盹的和尚，當下著了莊漢反鎖了門。周仁、周義便議論濟公說的這幾句話，周信究竟還是一個童男子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獨那小呆子褚彪吃哈哈的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裡外沒我的事，我是死心塌地睡覺罷了。」三人曉得濟公的話向來不得訛舛，因此雙耳聽聲，果然祝三妹此時到來，周信不但不好意思開口，連見面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周仁、周義聽了濟公的話，心中已有了方寸，所以見他既來，周仁便先兜搭了祝三妹一句。祝三妹此時再把三人細細一看，見周信那樣羞慚的形像，周仁那樣說話的語辭，便決定斷不是一班的盜匪。

當下見周仁問他有何見諭，他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請問你們這幾位壯士，因何落在小西天那賊巢裡的呢？」祝三妹這人生性聰明，他曉得這三人是北方人，不甚懂南方的話，他加倍慢慢的說，還夾幾個官字眼。所以此時周仁聽他的話卻字字都懂，便回道：「我們都不是小西天的賊匪，我們都是剿匪營張元帥部下的將官。到你家來的那兩個人，他們實係是小西天狄小霞面前的賊目。女英雄如不相信，他們身邊多分還有賊營的標布，一搜就明白了。」祝三妹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因何你們同營的那個黑漢又真認是小西天的賊匪呢？」周仁道：「他本是小西天的喊匪，降到宋營還不曾有多時。」祝三妹定一定神道：「怪道他又說是小西天的賊匪，又說是大宋營的將官，想來這是一個混人，他把一句話說成兩段了。」接口又向周仁問道：「我看你們都是北方的英雄，如今兩國分了疆界，你們因何南來的呢？」周仁見問，便將週五常的名字告知，又將周信訪馬如飛，遇著濟公同進剿匪營的話說了一遍。祝三妹聽畢，不由得柳眉倒豎，罵道：「這些奸賊，可還了得！我且將你們四位英雄放走，再將這兩個奸賊結果了他們的生命，有話再說。」說著便想前來代他們解金鋼圈。不知周家兄弟可曾真個放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